

朋友圈里的W女士

明前茶

与那些在朋友圈里,晒了儿子的书法,又晒女儿的舞姿,晒了老公的加班微信,又晒自己的锦绣厨艺的凡夫俗子不同,自从用上微信,W女士这8年来在朋友圈里只晒三件事:读书、练琴和必有圣女果的一顿饭。

W女士2019年的读书成绩是81本书,终于超越了全世界最爱读书的犹太人的平均水平。同样一丝不苟、每天以不同背景出炉的还有她的练琴图。她已经练了五年古琴,这架琴,将她与世俗生活更坚决地划清界限。被BOSS训斥了,当然要一曲抚平不如意,被客户刁难了,自然要捻弦弹拨更肆意;连被自家的狗气到了,也要奏一曲“十面埋伏”以免肝气郁结。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可活得这般刻意也是很累的。为啥在加班到23点以后,依旧要以一脸高深莫测的微笑,换上旗袍坐在琴案前?

“因为朋友圈是我的自我形象宣传板啊!岂可马虎随意?”

正因为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在她的朋友圈里,永远是落梅铺满了琴案,檀香点染了袅袅的氛围,琴书皆擅的人居中而坐,长发拢到左肩,眼神半落未落,表情、手势、姿态,脸上的微笑,都严格受到管控。一切都像修图修过头了那样,美得不真实。她甚至规定自己在每晚19点准时发出自己的晚餐图,指望朋友圈里正在杯觥交错的人们,猛然看到她这一盏茶、一段玉米、一小碟圣女果的晚餐,会对比出自己“皮袍袄襟下的‘小’来”。

因为疫情关系,W女士如今晒自拍照,多半会戴上纯黑或纯白的蕾丝口罩。一开始,她愤慨地对我说:朋友圈里竟有一位师兄煞风景地来提醒她:这种貌似浪漫的口罩在新冠病毒面前毫无抵御能力,恳求她不要在非常时期误导那些爱惜形象如爱惜羽毛的姐妹们。W女士气得当场删了那位师兄的微信。

不过,隔了一周,她忽然在朋友圈晒出了风格大变的口罩图——只见蕾丝边口罩外,还套上了一层医用外科口罩。与此同时,她自己眼布血丝、头发油腻,穿着一一次性雨衣一般的防护衣,与她往常的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她一改矜持内敛的口吻,以一连串惊叹号道出了一位去防疫前线送饮料的外企员工灵魂上的撞击。

她在微博上看到前线的90后护士感叹“已有20天没有喝到过可乐”,连夜向上司汇报,调运了大量饮料去捐赠人家。临行前,她在哪儿都买不到符合要求的N95口罩,作为捐赠押运官,不得不要求与受捐赠方“无接触会面”。结果,隔了一会儿,帮助搬货的小护士让司机转交了宝贵的医用外科口罩,让她一定要从货车里出来,隔着几十米远,戴上口罩给她们看。护士在微信里嘶哑着嗓子留言:“姐姐,别怕丑,你有任何风险,我心里会过意不去一辈子。”

“雨水”后的第二天中午,我在阳台晾晒衣物,忽然,耳边传来“呱呱……”“呱呱……”的叫声。蛙鸣?我惊喜地朝声音响起的方向张望,目光却被几棵银杏树牢牢挡住。树那边有一小块水面,算是小区一景了。“呱呱……”声再次响起。确定是蛙鸣。声音似强似弱,时断时续,没有和声,好象只有一只青蛙在独唱。但是,蛙鸣不是在初夏吗?不是在雨季吗?我趴在窗栏,讶异着,心中萌生出小小的感动。

生在水乡,对青蛙自不陌生。记忆中的那个村子,被一个狭长的水塘绕着,塘外是田地,田地以外,便是孩子们的“远方”了。夏天时候,水塘边最是热闹,多是半大的孩子,随手拿个树枝能在水里划拉半天。突然,“刺啦”一声,一条亮白的身影跃出水面,引得孩子们一声欢叫。蛙鸣比夏天来得更早些。寻常的一天,“呱呱……”,水塘里响起一声、两声蛙鸣,有种试探性意味。再慢慢地,成了三五只青蛙的小合唱,到最后,就变成满塘大合唱了。待到荷叶舒展成片时,经常会有一只只青蛙在叶间跳来跳去,也有呆子般地立在叶间,瞪大眼睛,鼓着个腮,和岸上的孩子们对视着。曾经,和朋友聊天,意见不合,对方半天没有声音,我问:“生气了?”“你当我属青蛙啊!”我“噗嗤”一笑,眼前立马出现一只绿衣大眼蛙,白色的腮帮子正在一鼓一鼓地充着气。

雨声、蛙声从不扰人清梦,和鸟鸣山更幽如出一辙。以前的家是有院子的,我独处一室。窗外一棵栀子花树,整个树冠要三个人才能合围过来。春天,经年的叶子绿得沧桑,叶间有黄绿的新叶羞怯地探

忽闻蛙声

周芳

头探脑。及至夏天,整个院子,整个家,便是栀子花香的世界了。栀子花树的旁边是一条窄水沟,与家属区外的水塘相通,那也是母亲浇菜的水源。二八年少,雨声、花香、蛙鸣的夏夜,说不出的喜欢。细雨打在窗外的栀子花叶上,沙沙有声,突然地,“呱呱……”一声蛙鸣,仿佛有个轮值的领唱启动了小夜曲,接着便此起彼伏,蛙声一片。室内的我,或写着作业,或读着闲书。草香、花香、水汽悠然地飘进室内,视觉、听觉、嗅觉汇聚成一场妙不可言的盛宴。当初只道

是喜欢,却不明所以,可能那也是对心灵寂静的朦胧的、最初的感受吧。

因为疫情,基本宅在家中。立春后,阳光一天比一天明媚,阳光催生的春意让人向往无比——窗外的鸟鸣更加欢畅,梅花开了,柳条也鼓出了芽苞。这个中午,几声不经意的蛙鸣更是激起了我的柔软心。汪国真有诗,“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暗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是啊,春天还在,希望就还在。

绽放
张品作

胃口不要太好

肖遥

轮船公司督办正在用叉子叉一只英腿蛋,一抬头看见窗外走过一个美人,便连忙把蛋往嘴里送,意思是要快点送到嘴里去,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蛋,糊得满胡子的蛋黄……惹得美女一阵窃笑。这一段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1回里的桥段,情节很快发生了有趣的反转,那个不会优雅地吃饭的人,不是督办,而是这位美女。督办邀请美女进来一起吃大餐,西餐的汤是用盘子装的,这位姑娘用不惯勺子喝汤,把盘子刮得叮当响,刮完了还把盘子盖在脸上喝,说“喝剩下的糟蹋了,罪过的”。吃鱼的时候,剩下一根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用手拿起来吮,吃到一样纸围鸽,她吃完了又拿起纸来舔。

无论是“刮盘子”,还是“吮”“舔”,这些动作,用督办小舅子的话说是“粗的很”,督办却很欣赏,说“这是女孩子的好姿态”。乡下人刘姥姥的好胃

口,就深得贾母羡慕,却为林黛玉所厌恶,给“吃个老母猪不回头”的刘姥姥贴标签为“母蝗虫”。

那种对食物过分的热切,在《千与千寻》里被谴责为贪婪。千寻的父母因为禁不住美食诱惑,胡吃海塞被变成了猪。这可能是每个胃口不好、不爱吃饭,但又被大人们追着喂食的小孩们内心最隐秘的诅咒,当他们成长为清瘦的少男少女时,这个“贪吃会变猪”的隐喻,就成了他们集体无意识低欲望的背书。

胃口好与不好的人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林语堂就赞同“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这位资深吃货曾嘲笑西方的餐桌礼仪:“西方人士在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谈得那么轻柔,吃得那么凄惨、规矩、高尚呢?”他甚至认为所谓餐桌上的礼貌会导致童年阴影:“当母亲禁止小孩啜唇作响的时候,小孩就初次感觉到人生的悲哀。”何况,假使人们对快乐都要压抑着不表达,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就真

的感觉不到快乐了,会变得消化不良,忧郁,神经衰弱……

对美食的热爱,有时候无关礼仪和文化,只是各人表达方式不同,《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里有一段,阿比西尼亚皇帝邀请宾客吃了一顿别致的午餐,皇帝吃得慢条斯理,将一小块酱肉蘸上一点儿汁放到嘴里,仿佛只是尝尝味道而已。客人们的吃相刚好相反,一位政府顾问因为美食太可口,站了起来,开始大声嚷嚷,又觉得光嚷嚷几句还不过瘾,便开始挤眉弄眼,又像是在做操,仿佛在俯冲飞行,然后捶胸……另一位更夸张,叉了一块肉吃下去,就像球队前锋踢进了一个百年不遇的球,跑到走廊上大喊了一通,然后跑回来,又是跳舞又是欢呼。还有一位美食者,一位退休的将军却只是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而略带忧伤的声音,一种幸福到极点的尖叫声,而且随着他继续往嘴里送进又一块肉和有节奏的咀嚼,那尖声委婉地渐渐升高。

当然,林语堂也对过分好胃口表示了担心,他担心有胃口的学者不能冷静地、无动于衷地观察一条鱼,一看到鱼便想到鱼在口中的滋味,因而想吃掉它。好胃口的人,乃至看见一只豪猪也会马上想出种种的烧法,在不中毒的范围之内吃掉它的肉。在胃口太好的吃货看来,不中毒是惟一实际而重要的问题。